

最后，到底是多少？

马以鑫

在众多的书籍中，我更偏爱读人物传记。一部出色的人物传记不容易写好，因为至少在大的关节上必须真实，所谓忠于历史，否则就变成了想象和虚构，这就会对不起传主及其亲朋好友。更麻烦的是，如果涉及一些对立面，还容易引起纠纷和诉讼。因此，必须掌握全部资料，加以去伪存真，作非常详尽的考证、辨析。此外，还得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和出色的文字能力，只是枯燥的材料堆积，还不能吸引人，当然也就称不上一部好的人物传记。

前些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种人物“最后”几年的传记，很快就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最后”几年，或更上层楼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做出生中最辉煌的业绩而彪炳史册。也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到了“最后”大彻大悟，对什么都安之若素，与世无争，江山风雨“都付笑谈中”。这样的“最后”几年，也能对读者有所启迪。至少，“目送鸿归，挥手五弦，俯仰自得，人在太玄”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大概也只能是等到一个人“最后”几年才会真正感悟到的。

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最后”的时间段逐渐逐渐越拉越长，某日看到一本“最后”十五年的书，当时就让我吃了一惊：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怎么“最后”可以有这么长？

不料还有更叫人瞠目结舌的，有一本书居然是《×××的最后39年》！我随即恐惧起来：这么一来，很有可能下面是“最后”50年、“最后”70年——也许传主一共活了近80年，没标明他的“最后”是这个时间，已经是“客气”了。好像西谚有云，人来到世上，就一步步向坟墓走去。有道理，我们活着就是倒计时，这样的“最后”又有什么错？

想想也真是悲哀，眼下的出书，不是在内容上下功夫，只是一会儿书大书小，一会儿横腰带竖腰带，一会儿让作者到处开骂喷人甚至装疯卖傻。无所不用其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上当受骗掏腰包。

这个“最后”若干年的人物传记书籍，一开始还蛮像样的，也可谓另辟蹊径、独创首开。但是，好好的路走了没几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真让人感而慨之。



收到张秀芳从青岛寄来的散文集《远方》，马上停下手头的事情，认真阅读起来。很快，我便被她带向了远方。

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远方，这个远方并非距离，而是一种憧憬，一份美丽，一个向往。张秀芳心中的远方是文学。

我和张秀芳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这个身材高挑、容貌清秀的山东女人，性格也是典型的山东型，快人快语，敢爱敢恨，身上有股侠女气。读她的《远方》，让人始终处于振奋状态，欲罢不能。她孤身一人走南闯北，新疆、青海、西藏，没有不敢去的地方。“男儿国是家，仗剑走天下”，可她巾帼不让须眉，正是凭着这股豪气，赋予《远方》以女侠之气。在青藏，当高原反应严重到威胁生命的时刻，她却感觉“悲壮是常人难以拥有的高端情感，我为自己能拥有一次体会悲壮的机会而眼睛湿润”。读到这样的文字，况且出于一个女人之手，能不振奋吗？！

游记散文写好了并不容易，需要作者在文与史和情与理的交织重叠中，有独特的发现，有属于自己的情感投入，有始终关注人、关注生命的眼睛。我想《远方》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作者在现实中行走，思绪穿行于风雨沧桑的历史时空，善于在文化碎片中发掘人性的美与丑。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45)“被历史错置于政治舞台，被命运误推入权力的旋涡”，可是他对政治和权力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他渴望的是与心爱的人在草原上轻歌曼舞，在蓝天下双栖双飞”。当然，这是一个例外，作者亦无意论及宗教，而是给予了人性的同情。

作者踏访曹雪芹故居黄叶村，《红楼梦》在这里诞生，曹雪芹也是在

6月29日，第12届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的“希望之火”在雅典卫城点燃火炬，即将被传递到举办地上海。朋友对我说，你回来得太早啦，晚几天就可以亲身经历卫城上这神圣的时刻了！

可不是，刚从希腊回来，在电视里望见卫城上被高擎的上海特奥会火炬，备觉亲切。

这个诞生了无数神话的文明古国，距离中国够远的。中希间至今尚无直航，得绕道迪拜、巴黎、罗马等地转机。我们乘坐的航班从北京出发，近10个小时飞抵罗马，从罗马再飞雅典，又花费近两个小时。两国时差5小时，凌晨时分入住宾馆，黎明即起，脑子晕乎乎。

可是，一踏上希腊的土地，无论在官方机构访问，还是徜徉在雅典街头，无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参观考察，还是在希腊十二岛群岛最大的岛屿罗德和袖珍小岛西米游览，却又觉得希腊和中国那么近，近得有如乡里乡亲、邻家兄弟。

希腊政府新闻总秘书处秘书长利瓦达斯先生是用汉语呼喊着“你们好”进门的，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他的热情包裹了。他说他先后六次到中国，去过北京、上海，还会烧中国菜！希腊文化部下属奥运会资产和设施利用总秘书处秘书长克拉斯先生说，希腊和中国是西方与东方的两大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

国，而继雅典奥运会后，北京也要举办奥运会了，这就使我们两国更加有缘分啦！在雅典新闻记者联合会会议室，我的手机显示来电，骤然响起一段“茉莉花”的旋律，唯恐不礼貌，我赶紧关机。正在向我们介绍情况的主席先生、希腊资深记者索波洛斯中止讲话，特意对大家说，他真喜欢听这支中国乐曲！希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瓦里纳吉斯先生在繁忙的公务活动间隙，特意安排在罗德岛会见并宴请中国记者代表团，向

我们讲述了他前不久在这里接待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的友好场景。希腊政府海运部秘书长佐阿诺斯先生一听说我从上海来，马上笑着用汉语说：“浦东”“浦西”！他说上海非常漂亮，甚至还知道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海事大学，即将要乔迁新址！……

仅仅是短短10天，这样的故事就能装一箩筐。中国驻希腊大使田学军告诉我们，过去希腊人都往“西”看，关注的是欧洲、北美；现在往“西”看的同时，还往“东”看，涌起一股“中国热”，三年前希腊中学中文的学生才200多，现在已1000多了，还不断有人来向中国大使馆求助，要求派人去教中文。

和希腊普通百姓的近距离接触，更使我们感动。许多人看见我们这些黄皮肤、黑眼睛就大声嚷着“CHINA”！在雅典卫城山北侧的普拉卡旧城区，竟有不少小店铺的主人都会说几句汉语。眼下去希腊的中国游客还并不多，而他们对中国特别好客。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展示着各国的纸币，店主是一位老太太，指着人民币上毛泽东的头像对我们用英文说：“毛泽东，伟大！”她用手向下比划着，“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地位就低啊！”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老太太竟会用汉语说“半价、半价”！当然，再热情的商人目的也是为了做买卖，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和中希友好合作的殷切期盼确实溢于言表。一天下午，趁两次公务活动中的间隙，我们几个外出逛街，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前驻足，正在思忖是否要进去喝一杯。老板见状赶紧出来招呼，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然后像接待自家人那样和我们聊起来，他已获悉今年9月中希间将直航，兴奋地把制作在不干胶上的咖啡店网址拿出来，希望我们张贴到中国去，欢迎中国朋友上网看看这家咖啡店，到希腊来的时候去坐坐。兴头上，老板叫来小伙子，给我们每人端上满满一杯白兰地，和他一块“干杯”！

呵，好遥远的国度，好亲近的希腊！

时评与绝句

伍立杨

汪曾祺先生说，小说的一种类型，可以写得像唐人的绝句。这是说一种艺术追求和一种可能性，这类作品意味悠长，留白的空间很大。而张恨水先生却是把时评写得像绝句的那么一位开创人物。抗战时期，他在《申报》副刊各版，所写短评，数以千计，受众面极广。其文所解剖的时事，都是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焦点和节点问题。那是标准时评，但就质地而言，又确乎堪称时评中的绝句。密度大，信息量大，综合杂文和随笔的因素，富于思索和启迪的空间。实现尺幅千里，盘马弯弓的艺术效果。

今之不少报纸重视时评，相继辟有专版，初甚热闹，久之难以为继。或篇幅冗长，无话找话；或视界狭小，所见短浅。更有引述前人典故以实内容，但却往往拟于不伦，令人哭笑不得。

希腊很远，又很近

吕怡然

我们讲述了他前不久在这里接待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的友好场景。希腊政府海运部秘书长佐阿诺斯先生一听说我从上海来，马上笑着用汉语说：“浦东”“浦西”！他说上海非常漂亮，甚至还知道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海事大学，即将要乔迁新址！

仅仅是短短10天，这样的故事就能装一箩筐。中国驻希腊大使田学军告诉我们，过去希腊人都往“西”看，关注的是欧洲、北美；现在往“西”看的同时，还往“东”看，涌起一股“中国热”，三年前希腊中学中文的学生才200多，现在已1000多了，还不断有人来向中国大使馆求助，要求派人去教中文。

有个全职妈妈，每天开着自行车接送儿子上学。可惜儿子并不乐意，吵着要乘双层汽车。

好在妈妈善解人意，“删繁就简”：让私家车“休息”，放学时常常带着儿子赶公交。说起儿子坐到楼上头排座位的高兴劲儿，妈妈的神情也变得像个孩子，一脸的幸福如同盛开的鲜花！

还有一个白领妈妈感叹

孩子的快乐

毛煦静

着告诉我：好不容易安排了时间，一心带着儿子去阳澄湖

吃大闸蟹。意外的是，儿子到了饭店，鲜美的蟹肉没能让他垂涎，倒是迷上了农家的鸡舍。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呆在后院，挨着围栏津津有味地看鸡，千呼万唤舍不得离开，兴之所至，还冲进鸡舍帮着老板捉鸡，弄得一身鸡毛，栽了跟头，照样乐此不疲。

多么生动的一课，孩子的快乐原来就这么简单！他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的繁华，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那份对自然本真的亲近和童心好奇的满足。回想起前一段时间大人为了孩子的节日种种费尽心机的场景：商场里轰轰烈烈的购物，校园里热热闹闹的晚会……孩子们是否真的就最喜欢这样？

都说要尊重孩子，要珍惜童真，要蹲下身子和孩子说话……看来从“知”到“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溪泛舟 晚风

舟剪柔波夜，尘心觉露滋。气清涵碧宇，地湿近瑶池。浪漫风鸣曲，朦胧月写诗。翩翩襟袖舞，游伴有仙姿。

离开电视台已经7年了。作为《新闻透视》的创办者之一，《新闻透视》依然是我刻骨铭心的情结。

1989年初，上海市政府将整治公交作为这一年第一件实事。当时，我是《新闻透视》的主编，我们也将透视的焦点对准了公交整治。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记者王一敏跨进接待室，见到一位头发蓬散的年轻女子。她泪流满面，不住地抽泣，左眼旁赫然一块青肿。

这是一位青年女工，她乘公共汽车上班途中，因为汽车急刹车，眼睛撞在车厢内的铁栏杆上。她为此与售票员发生争执，拿起售票员的工号牌等物跳车而下，驾驶员立即下车追赶，一场殴打由此发生……

一种职业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使我和王一敏立刻达成了共识：这不是给整治公交添乱吗？将这一事件披露于众，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果然，报道引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高度重视。他看了《新闻透视》以后，特意给上海市公交总公司领导写了一段语重心长的批示：“理解、爱护、支持公交，不包括极少数害群之马……不能以理解、爱护、支持公交而原谅这些事——不整治几个害群之马，你们的威信是树不起来的……我现在拭目以待。”

殷切的期望寄托在“从严整治”的令箭上。得知这一消息，我和王一敏当即带着摄制组来到市公交总公司。公司领导正在为《新闻透视》的“将军”和朱市长的批示而焦虑重重：“难啊！公交有十难。市领导对公交够重视了。朱市长亲口答应，今年给公交的财政补贴是2.5亿元。我们没有退路可走了，整治不好公交，我们愧对江东父老啊！”

看到公交总公司领导沉重的表情，

我和王一敏陷入了思考。突然，一串灵感的火花在我脑海中迸发：何不在《新闻透视》节目中开展一场“从严整治公交”与“社会理解、关心、支持、爱护公交”的系列透视？这样可以配合市政府实事工程，积极引导浮躁不安的社会情绪。

长达17集、历时半年的《上海公交变奏曲》由此展开。电视系列片多侧面地反映了上海公共交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造成“乘车难”、“行车难”的种种原因，同时，《新闻透视》发动社会各界为整治公交献计献策，几封热情洋溢的建议信，反映出广大市民对整治公交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一报道的关心支持。接着，我们又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公交服务明星”与“热心乘客”的社会评选活动。

一时间，《上海公交变奏曲》成为上海市民的热门话题，我和同事们又想出一个金点子，并得到文艺部主任刘文国的鼎力支持。于是，《新闻透视》与电视台文艺部合作，举办了一场“同车共济”电视直播文艺晚会，朱镕基市长欣然到会，还发表了肺腑的即兴讲话：“我相信，今年市政府整治公交的目标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整治公交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使我们上海真正能够形成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她的尊严和她的荣誉相称的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不但把上海的物质文明建设好，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好。我想，这个意义会很深远的……”

这天晚上，观众不断打来电话，他们盛赞朱市长的讲话打动人心，盛赞《上海公交变奏曲》报道和电视晚会的成功。

十日谈

明日请看《坚守幸福》

回眸《新闻透视》

庭院行乐图

尹克俭

